

## 苦 菜

苦菜不算上等的蔬菜，无论哪一家的菜园都不会种它，只在树林里的矮棘丛中自己偷生着。有刺；味苦而带甘。可是拿来当菜下饭，总比吃树皮树根好得多。饥荒的年头，它就变贵重了。但现在丰年，人家还是抢着采。

这照李老太太的说法：是人们一代代地变下流，口味都改低，并不是苦菜知道，人家需要它，会自家成了美味。李老太太是屯里人，又活在贫穷家，下饭的菜，除了大葱，辣椒，咸萝卜，就是苦菜。苦菜用不着钱买，只花了半天工夫到树林里去，就可采得满满的一篮。时常采，时常吃，苦味变成甘味。而李老太太的吃苦菜，也变成了嗜好。小孙子不吃，给她骂，媳妇儿少吃，也给她骂，骂他们不识人生的甘苦。

虽说是丰年，而李家只有小小的一片地，就是种下去的大豆比往年多收三两倍，也不济事。何况城里大豆无价，简直没人想买。在大连那儿，正一包包地往海里沉，说是要救救市面。

“可不是救不了，照旧不值钱！”儿子报告了从城里听来的消息，叹了一口气。同时，李老太太狠狠地骂道：

“那天杀的鬼子呀！……”

但是她没有往下骂。因为骂人也要有闲，而李老太太正忙着出去采苦菜。她提了篮子，匆匆出门，连头也不回地，好象怕瞧见她儿子的苦脸。

## 苦 菜

近便的小树林里，别想采，怕连根也给人家掘去了。李老太太只得穿过一片荒原，走到那座大松林里去。占了十几垧地的松林，远远地望起来，象一匹伏在荒原上的野兽，张大着口，想吞前面的村庄。村庄是荒凉，没有人烟，已给炮火烧毁了。而松林可十分苍翠，繁茂，在太阳光里乐天地摇着头，长啸。

这并非陌生的地方，李老太太往日也尝来过，尤其是儿时，差不多每天来的。她时常在松林里采野花，捉蝥蛄儿，有时，也陪着长辈们到林里采苦菜。那一处的苦菜多，那一处少，现在她还记得很清楚呢。

一点也不错，在那几棵合抱的大松树旁边的矮棘林里，依旧是苦菜最多的地方。青青的苦菜，多嫩，多新鲜！她自己笑了。

她边采边想：“多好的苦菜，谁也不上这儿来摘，太可惜！”可是她又想：“原是的，年轻人都不知道啊。他们又懒又胆小，怎会来呢？象我这一辈子的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还有几个能来？原是的，怪不得的。”

她可没有想到人家怕危险，不敢来。她好象忘记了这松林里时常有狄兵和义勇军打战的事。

真的，苦菜的嫩绿，使她忘记了一切。但是，苦菜的嫩绿，唤醒了她的童年。童年虽然穷苦，但过着太平的日子，太平得象眼前的景物。——

这松林是崇高，空阔，温和，飘渺，真象个梦境！记忆里的狗尾草，还不是胡须白蓬蓬地依然在绿草间点头吗？可爱的野藤，还不是涨紫着脸，象在生谁的气吗？那玲珑的小野花，还是做女孩子时插在鬓上的一样娇媚可疼的。松枝上的日影儿，正象孩子们在捉迷藏，追着躲着，一不小心，便跌落在草地上，又在追逐藏躲着。啊！一切

都是童年时的活泼有趣的景色啊！她可因为家累，整整有二十多年不曾到这松林里来了！要是变小了几十年，怕不会脱了袜子在草地上瞎跳一阵么？可惜现在老了，空有那样的一颗心。……

她胡思乱想着，活泼地俯下身子，避过那迎面打来的山树枝，又继续地摘苦菜。她往篮里瞧了瞧，把手探了探，已经实实在在地半篮多了。那些先采下来的苦菜，叶儿有点憔悴，怪可怜的。于是她象安慰小孩儿似地说：

“别伤心呀！回家才有凉水喝呢！”

说着，她自己慈爱地笑了，好得意地走进树林的深处。树林深处的苦菜更多，路也愈不易走。但是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前进吧，前面有多好多嫩的苦菜啊！

两只蝈蝈儿，突然从乱草中飞了起来，飞绕在她的身前身后，闪着白色的纱翅。她用迟笨的手，忙乱地扑着，可是捉不到。同时，蝈蝈儿已远远地飞进乱草中去了。于是她恼了，在呢喃着，说蝈蝈儿不用想出许多花样来逗她，要是她的孙儿跟了来，绝不饶它们那样的自由自在。

更可恼的是，她带来的篮儿太小，小得装不下这满林的苦菜。现在，篮儿是满满的，手里也是满满的，连抹开横枝认路的闲空也没有。她只小心着她的苦菜，不饶一棵留在荒林里。

同时，她的心，正在得意地打算今晚的晚餐：——

今夜晚，这许多的苦菜，都把来下锅吧。许多日子没有好好地吃了一顿了。今晚儿，一定叫富生（她的儿子）买点香油皮，再买一些上等的辣酱和半斤白面，象有钱人家的吃法。要是周长柜不肯挂账，那我得自家去，去问问他可是忘了从前我们家的好处？我们家也是富有过来的。那时候，可不是饶人家借的借，乞的乞，现在又往那里讨

## 苦 菜

去？虽然一年不如一年，好快地穷下来，要不是鬼子来了的这年头，大豆卖不得钱，甚么时候欠过人家一文账？现在叫做没有法，生活可真不好过。老天爷偏又放下这许多的大豆。下得太多啦！这是时运啊！……富生瞧着可没有大来头，只靠老天爷吃饭。要过好日子，只望小孙儿。小孙儿可疼，今夜晚多把些苦菜他吃，别饶他整天馋嘴馋舌的……

突然地，从树林密处传来了一阵号声，那是象人的，又象兽的号声。这声音，惊醒了李老太太的晚餐的迷梦。她吃惊着，笨重地快跑起来。正象一架半坏的运货车，装了太多的货物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过。

那号声越来越近。接着，在松树下，在矮棘丛旁边，出现了两个狄军的步哨。他们在号着，然而不知道他们说甚么。李老太太一面请菩萨保佑，一面还想藏躲，可是来不及了。步哨已经走到她面前了。

“爷爷饶命，我是摘苦菜的，我并不敢为非作歪，我是摘……摘……摘苦菜的，我是……”李老太太声辩着，一面掩藏着篮子，好象怕他们抢她的。

步哨哈哈地笑了。他们俩咕噜一下。那较矮的一个板着脸孔，呼喝了两声，又做手势。

可是李老太太不懂，也没有方法理解他的手势。她吓得连理解力都给她的菩萨带走了，同时她嘴里依然在呢喃着菩萨。

那高的哨兵又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那矮的抢上一步，伸手抢住李老瞳太的篮子。苦菜都给翻了满地。看看里面，甚么都没有，他发狠地把竹篮掉到远远的松林里去。

这时候，李老太太才大声地哭喊起来。这苦菜是她的

命！辛苦了半天采下来的苦菜都给丢了！真是“天杀的鬼子”啊！

“天杀的鬼子！马特皮的鬼子！……”她愈骂愈生气，把满手的苦菜摔在那矮的哨兵的脸上。

但步哨猛力的一拳，把她揍倒。……

正闹着，又走来了好几个狄兵，把李老太太围住。他们瞧着，笑着，效着她的声音咒骂着。又自己咕噜了一阵，好象在商量怎样处置这老太太的方法。

“侦探，你是么？”一个年轻的狄兵用中国话问。

不幸得很，李老太太只懂得探子，不懂甚么侦探，况且狄兵又把“侦探”念作“真叹”。她真的不明白，只是连哭带骂地闹着。

“不懂，你假的！”

狄兵又大伙地笑起来，好象在赞美那年轻的步哨说中国话说得不坏，连他们都听懂。

但年轻的好象很生气，和那个高个子动手扯开李老太太的上衣。她反抗，但是没有用。他们人多，力又大，不一刻完全给剥光了。

在荒林里，在高大的松树中间，陈列着一个裸露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的肉体，越现得可怕，令人不忍卒睹！这简直是兽性！野兽捉到了捕获物，就是这样缓缓地把来玩弄死的！

可是哨兵们，尤其是那年轻的，居然还在打开自己的裤子。于是他们笑声，骂声，争吵声，和李老太太的哭声相混杂着。同时，松树林回答着一声长长的怒啸。

那年轻的给一个象排长模样的捉住，枪口对着他，迫他穿上裤子；又命令他和其他的两个，一同捉了李老太太，走去缚在远远的一颗松树上。那排长自己，拿起了手

## 苦    菜

枪，瞄准着。这一刻，林里突然静寂起来。没有风声，没有树语，没有鸟叫，也没有人说一句话。

一瞬间的可怕的静默。——这静默象是默哀，哀悼着那一个赤裸裸的，缚在树干上的，无辜的被牺牲者。

轰然一声，手枪的子弹无情地飞了出去。接着就是李老太太的一个惨痛的叹气。接着是狄兵们的欢呼。接着就是松树的怒啸。接着就是被惊飞在天空的老鹰的凄啼。

接着又是一阵静寂。

撒了满地的苦菜缓缓地憔悴，枯萎，缓缓地枯萎得象干草了。可是再也听不见李老太太慈爱的声音：

“别伤心呀！回家才有凉水喝呢！”

## 病

清早起来，他觉得头很沉重，象里面灌满了水银。他担忧地自语道：

“糟糕，我闹病了！”

闹病应该休养，可是他不能，铁工场不准告病假。

“不是罢，那里是病呢，”他又自慰着，“都是昨夜晚上的梦，把人弄失神了。”

昨夜晚上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不认识的一个漂亮娘儿，和他睡在一起，怪甜蜜的，醒时没有的甜蜜。他还没有媳妇，虽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。

他闷闷地，不想吃早饭。把工衣往身上一套，就上班去。

干活的铁工场在日站，而他却住在小姑屯，这中间隔着十几里地。早上六点半就要进工场。迟到了，扣工钱。他不得不起个绝早。

早晨的路上，没有别样人，尽是赶着上班的劳动者。不过，他太早了，难得碰见个熟人。他的熟人，大半是在“大厂”干活，而“大厂”，就在小姑屯的近旁，又是七点钟才开车，这时候，人家还躺在炕上呢。然而，他终于碰到了：

“早啊，老徐。”

“早啊，小李。”迎面走来的老徐站住了。“怎么老没瞧见你，这一向可好？”

## 苦 菜

“好的。”

“这么早，上哪儿去？”

“上日站，我在日站的铁工厂干活了。你呢，不是上班罢，这么早？”

“别提上班，提起来真讨气！”

“怎么的？”

“我昨天给撵了！”

撵了？这可真了不得！倒底怎么啦，“大厂”一收归“满铁”，甚么都变了，老是撵人。撵了小李自己，撵了小李的许多朋友，现在又撵老徐，“大厂”可真变了……

“那末，你怎办？”

“没办法啊……”停了一下：“再见罢，别让你误点了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再见。”

夏天的太阳起来得真早，把电灯杆长长地倒映在大路上。小李怕迟到，急赶着走。而列车从“总站”驶来，哗啦哗啦地阻住他，不让他过三弓桥。

倒霉！真倒霉！这可不迟了！迟了！他站住，在干着急。

他真的迟到了，可是头儿没发觉。

像偷儿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车位去，开始他的活。

今天的活，尽些小螺丝钉，干起来很费神。他只得打起精神，细心地干。

干着，干着，耳朵里涨满了皮带声，发动机声，切铁的咝咝声。

头很沉重，怪痛的。

可是他还是干，干，吃劲地干，干得又快，又熟练。

“好小李，真不错！”

头儿夸奖他。他得意。他想做得更好。可是——  
啊？太险了！一不小心，他的指头差些戮在切铁刀上，那轮轴上飞转的发光的切铁刀！

可真昏了脑袋吗？……他骂他自己。

可是，手里的螺丝钉变活了，变成一条毛毛虫。接着，变成二条，三条，变得模糊了，瞧不清了。

瞧不清了。机器，连人，连屋子，连他自己，都瞧不清了……他昏倒了！

醒转来，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务处的靠背椅上。鼻子里满是亚莫尼亚的臭味。他作呕。

“小李，怎么样，好些吗？”事务员问。

他定了定神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哈哈！不知道么？你闹病，中暑了。”事务员带笑说。

事务处的门开了。头儿走进来：

“醒了！醒了！还干活不？”

很想干，倒是他的病体不让他再干。

事务员帮着他，叫了部马车，拉他回家去。

热毒的太阳光，又强又硬，隔着车盖，还刺得人怪痛，马车马的铁蹄，踢起路上的灰尘，同着一阵阵的热气没命地往车门里扑，好难受的。

怎么老不到家呢？他厌烦了。而他的头老是痛。

好了！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吗？小姑屯车站对过的那家生果店，桌子摆到大街上，一边放了一只大冰糕桶。一个店伙站在桶边，使劲地摇，一面喊：

“冰糕，冰糕，新鲜的冰糕！”

他的马车打前面经过，那店伙喊得更响。

“傻家伙！”他也觉得好笑。可是头痛得利害……可是还没到家……

他想睡，合上眼。

不知不觉地，可就到了家了。

他把仅有的四毛钱给了车夫，便将身子掉在炕上。

火红的脸，灰白的嘴唇，失了光采的眼睛，没有气力的四肢。这些都不是他原来的。他唉唉地躺在炕上——就这样，真的病倒了。

隔邻的好心的周老太，知道他闹病，跑了过来：

“怎么啦，李哥儿？早上出去，好好的，怎么就闹病？”

小李不是医生，没有进过学校，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会闹病。

而周老太还是：“怎么好好的就闹病？好好的怎么就闹病？怎么……？”

小李想敷衍她，可是，觉得路上的灰尘和热气，好像一齐往他头上冒，很不好过。他唉唉着，越唉越利害，又昏了过去。

※

他觉得额上难堪的疼痛，象火烧，想扑灭，可是他的手给捉住了。他听到：

“醒了，醒了，”是周老太的惊喜的声音。

“醒了！”是另一个老娘儿的回响。

他睁开眼——原来是巫医婆赵大娘。

巫医婆这花名，是屯里小学校的韩先生送给赵大娘的。小李从别人口里听到了，觉得这花名很有趣，就跟着叫。

这下子，他明白了。他知道他的前额上，贴着三个小瓦罐儿。两个像大姆指般大，另一个，还要大些。那大的安置在前额的正当中。两个小的，一个在左额角，一个在右额角。那些小罐，里面烧得滚热的，给倒置着伏在他的额上，罐口把额皮吸得紧紧地，痛得像火烙。

他完全明白了。那是周老太请来了赵大娘，救醒了他的。赵大娘会符咒，而近年来符咒不大灵了，她又替人家诊病。

真是名符其实的“巫医婆！”……小李想。他觉得韩先生真聪明，“巫医婆”这名字真有趣，自己失笑了。

韩先生说：赵大娘的医病“全是原始的治疗法”，很危险，要不得的。小李觉得这话对。可是没有钱，那里能够请洋医，进医院养病呢？他不得不相信赵大娘的“原始治疗法”。……

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只这“巫医婆”三个字怪好玩，他又不自觉失笑了。

“怎么笑？觉得好过？是吗？不是吗？”

周老太老是要问人家，问得人家无法对答。他怎能觉得好过呢？他的头痛，腰痛，腿痛，全身都痛！还有前额那安置了三个小瓦罐儿的前额，更痛得发麻！

“赵大娘，赵大娘！”他叫。

“怎的？”

“这头上的东西……”

“头上的东西？”

“这小罐儿，额上的，能不能拿掉？”

“不！等它热气退，自然跌下来的。”

“可是痛啊！”

刚说着，他的身子一动，左额角的一只跌下来了。

啊！轻松得多了！他觉得。

接着那两只也跌下来了。

啊！真轻松得多啊！……可是不轻松的事情又来了！

“来，周老太，你帮我。还有你，”赵大娘转向小李，“李哥儿，你自己把裤管卷起来，卷到膝盖上面。”

小李不知道干甚么，只听从她的嘱咐。

“李哥儿，你伏着，别动！”她又对周老太：“老太，你握住那大腿，要握得紧！两支手合起来，瞧，这样握，才有劲！”

这样握，在小李的腿弯处，露出了青青的大血管，在跳动。

而巫医婆赵大娘，对着血管，用指头画了画，象是用魔法来麻醉病人的神经。她画了一会，又从那宽大的袖子里，拿出一根小竹管，管里抽出一根长针儿，又粗又长，使小李不禁忆起儿时村里习见的穿牛鼻的铁针儿。

“干吗？”他失惊了。

“放血。”赵大娘说。

“放血是这样放的吗？”小李怀疑了。

“当然是的！”她不高兴地：“放不放由你，你说不，便拉倒，病的是你自己啊！”

“怎么不？要放的！”周老太又问小李：“你这么大了，还没有瞧过人家放血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

“你放心罢，不危险的，谁昏了谁要放，等灵验。”

不错，这种“原始的治疗法”，在这屯里是很流行的，而且是没钱人的唯一治病的方法，每当暑天，街上很容易瞧到人们的额上，有三个圆圆的赤褐色的烙印，象小李那样的，那大都是赵大娘的功绩。

“不致全坏罢，大家都信她的。”想着，小李不说话了。

“赵大娘，你放罢，放罢，他年轻不懂事。”周老太在恳求着。

巫医婆赵大娘点点头，又命令周老太按住小李的腿儿：

“使劲儿，别乱动！”

跟着这警告，赵大娘用那根大铁针，刺进血管里，刺有寸来深，像一个医学博士打药针的样儿。跟着鲜血像泉水般喷了出来。

可是小李疼痛得心都碎了，眼泪直流，又昏了过去。

“这才好，人发昏，是因为血太多了。”赵大娘还在向周老太解释。

在将针第二条腿的时候，小李□醒了，在挣扎。

“别再针了！别再针了！让我病死好了！我不要放血啊！”他又嚷道：“痛啊！痛啊！我不要放血啊！”

当夜里，小李的病变沉重了。

那是在夜晚十一点多钟。小李在梦中觉得冷，冷得在发抖。

“冷……啊！冷……啊！”但是屋里只睡他一个人，谁也没有听到这凄楚的颤声。

“冷……啊！冷……啊！”

屋外的月亮，好像受了感动，从纸窗隙钻进来，投射下慈和的光波，想抚慰他。

“我真冷啊！”他清醒了些，又在抖着声音喊。

仍是没有人听到。

他没有爹妈，没有媳妇，没有同住的友伴。

他颤着身体，爬了起来，糊里糊涂地摸到一条棉被，

急盖上，卷得紧紧地，可是还觉得冷。而他再没有力气挣扎着起来了。

冷！冷！像在雪地里般冷！他尽打颤着。

可是不一会，他又在被窝里喊热了。

就是这样，一会冷一会热，自闹了一整夜。

屋外的夜是热闹的。有水银般的月光，音乐般的虫语，软的风，情的狗吠，沾了露珠的菜圃和树林，熟睡的低矮的院落，耸立在夜空里的“大厂”的烟囱，黑黝黝地像一根鞭苔人类生活的大鞭子——外面的夜实在是热闹的，动人的。可是这动人的六月之夜，更衬出屋里的小李的凄清。他不禁哭泣了。

冷一会，热一会，又哭了一会。即使这一下子小李真的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来理他呢！

病把他变成脆弱，多感。

病使他忆起失踪的父亲，想起了跟别人走的母亲。这时候，要是有个亲人，他该怎样舒服啊！

但是，没有，自从做了小学徒以后就没有了。他的童年是在铁锤和师父的拳头下度过的。他从学徒，而工人，而现在，已算是个技术很好的青年劳动者。他懂得生活，他从不示弱于压迫他的一切。可是现在，他变脆弱了，他给寒热病虐待得流泪了。

就这样，他哭了一会，又热了一会，冷了一会，直闹到鸡叫。

铁工场的同伴老陈和老薛顺便走来瞧他的病。

“啊，小李，病好了罢？”老薛说。

“不——不能好啊！”小李带颤地说。“昨夜里，闹了整夜寒热。”

“寒热症？”老陈问。

“可不是！”

“噫，病了一天，就瘦得这样儿！”老薛伤感地说。

“这寒热症利害，我知道。我闹过一趟，后来吃了金鸡纳才好。”这是老陈的经验谈。

“那末，小李，你也买金鸡纳吃。”老薛提出他的意见。

可是，在这小村镇上，一瓶金鸡纳要二块钱。小李没有钱，老陈老薛也一样的没有。于是，这正确的提议便在大家束手无策的静默中搁置了。

在谈话中，他们得到另一个结论：那就是小李应该找个代工，然后才能保得住他的位置。

“好的。”小李同意了。“请你们顺便告诉老徐代工去。你们认得老徐？他住在西边那条街的。”

老薛说他认得，还是他的老乡呢。

“不过，小李，你这病必要金鸡纳。真的，别忘了金鸡纳，小李！”临走，老陈这样叮咛着。

※

金鸡纳，这病必需金鸡纳，可是金鸡纳每瓶要二块钱，而小李没有钱，这怎么好？

想着想着，他又遍身滚热起来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又是：金鸡纳，金鸡纳，这病必需金鸡纳

想着金鸡纳，他注意到他的簇新的工衣那是铁工场发给他穿的。他想当了它，但是没有人帮他当。

而寒冷又袭击着他了。

直至将近中午，他还在想买金鸡纳。

恰巧周老太进来：

## 苦 菜

“李哥儿，今天怎样？好些？不好？”

“多谢你，周老太，”小李说。“我想劳你一件事。”

“甚么事？”

“劳你当件衣服。”他指着挂在壁上的工衣。

“怎么你也当衣服？”

“想买药，没有钱。”

“可是想还赵大娘的药钱？那倒别急。我告诉她等你病好了再还。不一样吗？”

“不是那个，我还想买点别的东西。”

周老太想了想：“那你要多少？”

“二块，多点更好。”

“傻孩子，那衣服能当这么多吗？”周老太笑了，又接道：“要是想钱用，我替你借些，你可要不要？”

“要的，要的，只怕没办法。”

“瞧罢。”

周老太去了许久，和赵大娘一同回来。

啊，又是那个巫医婆！这趟小李不觉得那花名好玩，倒有点怕她了。他怕她又会从袖子里拿出那穿牛鼻般的铁针儿。

但是不，赵大娘只问：

“李哥儿想借钱？”

“对了，”小李答。“我病了，工钱不能预支，一个子儿零用都没有。”他不敢说到金鸡纳。

赵大娘听了，用精细的眼光，考察着小李，有意沉默了一会，才道：

“那行。不过要说明白。”

“那自然，应当给利息的。”

而赵大娘微笑，好像笑小李不懂借钱的规矩。

“照理，”她说。“借钱应该有保人。不过，我瞧你还老实，又是怪可怜的，一个小伙子在外边，没有个亲眷，又正闹病，太苦了，我算是做点善事，借给你罢。”

“是，谢谢大娘！”小李不禁感激她。

“那末，我们要说明白。想借，必要立个字，写明白借多少，利息多少……”

“别说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好的。那末想借多少呢？”

“二块，多点更好。”

“二块，不够罢，饶我替你算算罢：买药的，请医生的，还要除去利息，养病也要买些好吃的东西，还要……还要买些……没了罢，就是这样，也得十块八块。我想，借给你十块罢，横竖病好了，你怕不能还吗？”十块就十块，多了可多买些金鸡纳。小李想着，答应她。

周老太瞧瞧没有自己的份儿，赵大娘也不请她当保人，一气恼，只说家里有事，走了。

“就是这样，”赵大娘说，“我回家带钱来给你，你好好养病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摆摆小脚儿，又转回来：“到底你的病怎样，可好些？”

小李告诉她昨夜痛苦的情况。

“讨厌，讨厌！”她皱皱眉说，往屋里走了两步，像要诊病，可是又停住：“这下子我且不诊你，回头再细细地诊罢。”说着，撇开小脚儿，屁股左一摆右一摆地出去了。

过一会，正当小李又在发寒热的时候，她来了，后面跟着个男人。那人矮矮的，穿着一套不三不四的洋服，没有领，也没系领带，象个习见的小工头。

“李哥儿，李哥儿，我来了。”

“来了，很好。”小李颤声说：“我，我冷啊！”